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第一次重大军事胜利——

山城堡战役

■梁远启 郭 庆

1936年10月，红一、红二、红四方面军在西北地区会师后，蒋介石不顾中国共产党多次提出的“停止内战、一致抗日”主张，继续坚持反共内战政策，调集重兵并前往西安督战，企图以南攻北堵战略歼灭红军于黄河以东的甘肃、宁夏边境地区。10月20日起，国民党军由固原、秦安、陇西、兰州呈弧线向红军展开全线进攻。



位于甘肃省庆阳市环县的山城堡战役纪念广场。

为粉碎敌人的进攻，争取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，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，决定集中主要兵力给国民党军第1军胡宗南部以歼灭性打击；以一部兵力牵制第3、第37军，并相机予以打击；对东北军第67军和骑兵军积极进行统一战线工作，以迟滞其前进。

11月初，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先后部署红一、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第4、第31军，在海原以北、同心城以西地区设伏打击北进的国民党军，但均未达目的。此时，国民党军已进至靖远、打拉池、中卫等地，打通了增援宁夏的道路。在此情况下，中共中央被迫中止夺取宁夏的战略计划。

蒋介石急于消灭红军，命令各部国民党军“猛进穷追”。其第1军孤军冒进，于11月14日向豫旺县城方向展开进攻。这为红军攻歼该部创造了有利条件。

中央军委根据上述情况和前敌总指挥部的建议，于14日和15日接连向红军总部、前敌总指挥部下达指示，要求红军主力“应即在豫旺县城以东，向山城堡迅速靠近，集结全力，准备打第一仗”。16日，红军各部奉命向山城堡南北地区集结。

17日，胡宗南第1军分3路向定边、盐池、山城堡进攻：左路第1师第1旅由红城水经惠安堡东进，中路第1师第2旅由豫旺城东的二不墩向萌城、甜水堡前进，右路第78师由豫旺城西南的马家湾等地经西田家原向山城堡前进；第43、97师为第二梯队，进至豫旺城及其附近地区。

豫旺城和豫旺堡一线以东，至甜水堡、山城堡、环县一线之间地区，均为山地，沟壑纵横，人烟稀少，粮水均缺，且实地与地图相差很大，不利于敌人作战行动。当日，红4、红31军在萌城以西地区设伏，一举击溃胡宗南部中路第2旅，毙伤其团长以下600余人，取得第一个战斗胜利。

萌城战斗后，胡宗南令其左路第1旅进到大水坑，中路第2旅暂在原地待援，右路第78师向萌城至山城堡大道之间的古城堡推进，迂回萌城侧后截击红军。据此，毛泽东同志于17日18时电示红军前敌总指挥彭德怀：红军宜以第28军钳制敌第1旅，第4军钳制敌第2旅，集结红1军团、红15军团及红31军首先消灭敌第78师，然后再打敌第2旅，向西北横扫。

18日，敌第78师发觉红军主力已向洪德城、环县方向转移，即向山城堡方向追击。

彭德怀遵照毛泽东指示，决心集中红军主力，歼敌右路第78师于山城堡地区，并于19日晚下达作战命令。其具体部署为：红1军团隐蔽于山城堡以南的罗山沟至于家湾之间待机出击；红15军团以小部诱敌东进，主力隐蔽于山城堡以东及东北山地待机出击；红31军主力隐蔽于山城堡以北的田家庄附近待机出击；红4军置于山城堡东南地区待机出击；红二方面军主力为预备队，集结于洪德城以北的水头堡准备策应。另以红28、红29军和红31军一部钳制胡宗南部左路、中路部队；以红81师等部协同红6军团，在环县、洪德城以西阻滞东北军第67军。

20日，胡宗南部左路第1旅在红军的不断袭击下，至当晚才推进到红井子，第97师则跟进到大水坑；中路第2旅撤回豫旺县城休整，由第43师接任，向保牛堡前进；右路第78师，其师部率1个团进到保牛堡以南，第232旅2个团进至山城堡地区，第234旅1个团进到曹家阳台。同日，第232旅由山城堡派出2个连，沿通往洪德城的大道向南侦察，在八里铺以南遭到红1军团一部突然攻击，大部被歼，少数逃回山城堡。

21日，红军向山城堡之敌发起总攻。红1军团第2师和红15军团一部由山城堡南、北两侧向其西北的哨马营迂回攻击，切断敌人退路；红1军团第1师、第4师由山城堡以南向北担任主攻；红15军团主力由山城堡东北向西南实施进攻；红31军一部由山城堡以北向南进攻。

当日黄昏，敌第232旅向曹家阳台转移。红1军团主力乘敌后撤之际，一举攻入山城堡，并乘胜转入追击。此时，红2师和红15军团一部已绕至敌后，截断退路。敌军顿时溃散，一部突围，大部被红军包围压迫于山城堡西北山谷中。至22日9时许，红军占领山城堡，歼敌第78师1个多旅，战斗结束。

山城堡战役是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取得的第一次重大的军事胜利。这一胜利，是中央军委正确决策和三大主力红军团结战斗的结果，迫使蒋介石嫡系胡宗南部全线后撤并停止追击，改变了红军的被动局面，巩固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，并对增强红军内部团结，巩固与发展同东北军、西北军等部的统一战线，促进“逼蒋抗日”方针的实现，都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。

史说新语

琼崖战火中的荔枝炮

■钟 勇 邵继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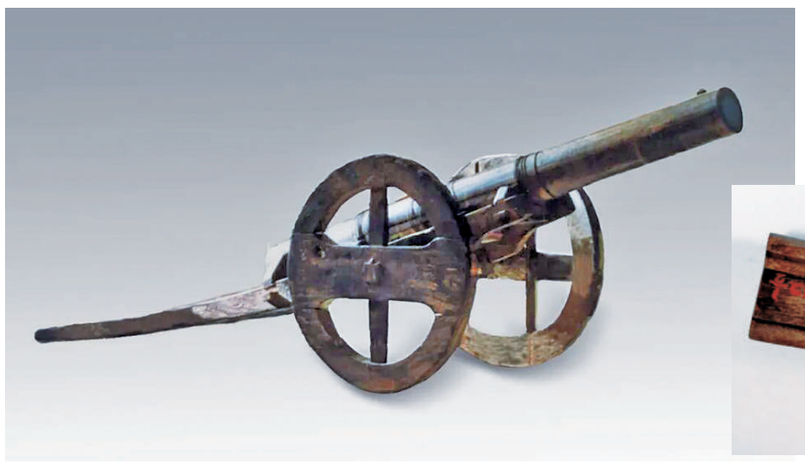
荔枝属常绿乔木，其树干质地坚硬厚重、结构致密，抗冲击、抗弯折性能优异，还自带天然耐潮防腐属性，是民间传统建造房屋、打造舟船、制作高档硬木家具的优质良材。将荔枝木用于制造兵器，是琼崖革命军民在极端艰苦条件下的伟大创造。

1927年4月下旬，国民党琼崖当局发动“清党”大屠杀，海南岛瞬间笼罩在血雨腥风之中。面对敌人的屠刀，琼崖人民没有屈服，在党的领导下迅速组织起来奋起反抗。6月，中共文昌县委以分散在文昌各乡的农民自卫军为基础，召集工人、农民、学生、归侨等进步力量组建起革命武装。7月底，中共琼崖特委将文昌的革命武装与琼山、琼东、乐会、万宁、陵水、澄迈、临高等县的农民武装，整编为琼崖讨逆革命军第1至第9路军，准备举行全琼武装起义。

彼时，琼崖地处孤岛，远离内陆、缺少外援，当地社会经济落后，工业基础几乎为零，起义队伍因此面临着武器装备极度匮乏的难题。

为解决装备问题，文昌县翁田乡共产党员、木工韩谦准等人凭借积累的兵器知识和熟练的木工技术，就地选用坚硬的荔枝木反复试验，最终研制出荔枝炮。这款木质火炮总长3460毫米，口径95毫米，配有一对木轮方便战场机动，一次可装填1000克铁砂、1750克枪药，引燃导火线后密集射出的铁砂能覆盖数十米范围，有效杀伤近距离敌军。据《海南省志·军事志》记载，由于荔枝炮是木质结构，在多次发射、承受火药爆炸的冲击后，炮管容易受损，甚至“用多了炮管会炸开”，因此无法像现代金属火炮那样长期重复使用。即便如此，这已经是起义部队用简易办法制造的火力较强的重型武器。

荔枝炮研制成功后不久，全琼总起义正式打响。讨逆革命军推着它奔赴战场，隆隆炮声震慑了骄狂的敌军，也极大鼓舞了农民武装的作战士气。之后，荔枝炮跟随革命队伍转战五指山、万泉河畔，在战斗中屡立战功。



左图：收藏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荔枝炮（复制品）。

下图：1928年，琼崖工农红军转移前埋藏的荔枝炮残片。



随着我党领导的全琼土地革命持续推进，从乐会县阳江墟到琼南崖县的百余公里带状区域内，除少数残存的敌军据点外，广大农村都已处于革命力量的掌控之下，乐会、万宁、陵水、崖县四县的红色区域基本连成一片，各地革命根据地逐步建立起来。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让当地反动势力日益不安，他们逐步勾结联合，将矛头对准我党我军。

1928年3月，国民党调集4000余兵力抵琼发动“围剿”。当时，我琼崖工农红军（前身为琼崖讨逆革命军）总兵力仅有1400余人，敌我力量对比悬殊。面对严峻的反“围剿”形势，红军作出转移部署。出发前，红军和当地群众怀着不舍的心情，忍痛将不便随军携带的荔枝炮拆解，分散掩埋在隐蔽的山林之中。

1928年8月，国民党军集中兵力向乐四区进犯。当时在乐四区坚持武装斗争的红军装备奇缺，弹药补给极为困难，平均每支枪仅配有10发子弹。琼崖特委向军械厂下达指令，紧急试制土地雷、土手榴弹和土大炮。制造大炮需要炮管，但军械厂没有现成的铁管，技工王大邦、朱傅恩等人想到“土法替代”的思路：选用质地坚硬的荔枝木，将树干内部完全凿空制成炮膛，装填火药、铅块、铁片和铁砂后，点燃导火索就能将弹药射出数百米。经过多次实弹试验，这款改良版荔枝炮的杀伤力完全满足实战需求。

不久，百余名国民党军进驻火熏、高塘等村。300余名红军战士和赤卫队员提前占据有利地形，精心布置伏击阵地。当敌军先头部队完全进入伏击圈后，指挥部一声令下，荔枝炮、土地雷、土手榴弹同时开火，几声地动山摇的巨响过后，密集的铁砂、铁片、铅块铺天盖地射向敌群，敌军瞬间倒下一片。突如其来的猛烈火力彻底震慑了骄狂的敌军，我军士气大振，趁着敌人阵脚大乱发起冲锋。这一战共毙伤敌军20余人，缴获手提机关枪2支、步枪6支，创造了琼崖红军反“围剿”作战中以土大炮击败敌人洋机枪的经典战例。

1938年10月，琼崖国共两党谈判达成协议。12月，琼崖红军游击队（前身为琼崖工农红军）在琼山县云龙墟正式改编为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第十四区独立队（简称琼崖抗日独立队）。1939年2月，日军登陆海南岛，国民党驻军节节败退，我独立队带领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。

战火蔓延至文昌南阳乡后，装备简陋的南阳抗日游击中队（中共南阳乡支部在文昌南阳乡发动群众组建的地方抗日武装）再次就地取材，造出多门荔枝炮。同年5月，游击中队提前在文南公路设伏，待日军车队进入伏击圈后，3门荔枝炮同时开火，当场击毁2辆日军军车。在兄弟部队的配合下，游击中队此战中毙伤多名敌军，缴获步枪7支、子弹100余发。“南阳抗日模范乡”的称号也自此响彻全琼。

随着抗战走向胜利，琼崖抗日独立队逐步发展为7700余人的琼崖抗日游击独立纵队，根据地军械厂也随之不断壮大。解放战争时期，这支部队正式定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琼崖纵队，在全岛多地建起流动兵工分厂，可自主生产掷弹筒弹、六〇炮炮弹等制式弹药，军工保障能力大幅提升，荔枝炮逐渐退出战场。

作为琼崖军民就地取材、解决装备短缺问题的标志性创造，荔枝炮跨越土地革命、抗日战争等多个历史阶段，在多次关键战斗中发挥重要作用，是琼崖“孤岛奋战、红旗不倒”革命精神的独特历史见证。

链接历史

伟大胜利的战略基地

烽烟一纸聚华中

——抗战时期诞生的《新华报》

■宋可旸 杨润鑫

1942年7月，苏北阜宁县的农家土屋里，一份带着油墨香的铅印报纸正式问世——这便是由中共中央华中局、新四军军部共同创办的机关报《新华报》。在日伪军频繁“扫荡”、物资极度匮乏的盐阜抗日根据地，这张仅出版35期的报纸，成为凝聚华中军民抗日斗志的重要精神阵地。

应运而生，烽火创刊

1941年7月，日军纠集重兵对苏北盐阜区发起大规模“扫荡”，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被迫撤离盐城，辗转至阜宁农村坚持斗争。翌年3月，刘少奇奉中央之命启程返回延安。此后，新四军代军长陈毅便肩负起主持华中抗日斗争的重任。彼时，华中各根据地星罗棋布，在艰苦的抗日环境中不断巩固扩大。陈毅深知，要争取抗战胜利，“不能光靠枪杆子，还要靠笔杆子”。当时，整个华中抗日区域亟需一份统一的机关报，打通各根据地舆论宣传脉络，指导全地区党政军工作。原本的《无线电讯》报只能转登延安新华社统一播发的消息，无法反映华中各地的抗日动态，基层军民也难以快速获取本地斗争信息。于是，在陈毅的提议下，华中局经过专题研究，决定将《无线电讯》报改版升级，正式定名为《新华报》，作为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的机关报，面向整个新四军活动区域发行。

报纸筹办之初便面临重重困难，陈毅明确表态：“宁可减少一个旅的经费，也要把这张报给办起来。”经过3个月的筹办，1942年7月，《新华报》在苏北阜宁正式创刊。创刊号上，陈毅撰写的《伟大的二十一年——建党感言》一文正式刊发，为报纸定下了鲜明的斗争基调。《新华报》的版面设置贴合敌后斗争实际：一、二版登载新华社的国际国内新闻和华中各根据地的动态消息，三版刊发本地区的通讯报道，四版开辟文艺副刊。

群英办报，多方支援

《新华报》的办报阵容十分精干：办报之初，陈毅亲自担任社长，陈修良出任总编辑，黄源担任副总编辑，全社人员虽少，却汇集了当时华中根据地一大批优秀的新闻和文化工作者，堪称“群英办报”。报社驻地紧邻新四军军部驻地停翅港和华中局驻地汪朱集，周边便是后来汇聚了阿英、范长江、孙冶方等数十位知名文化人士的卖饭曹文化村，彼此互通声气。这些得天独厚的条件，为报纸的内容质量提供了坚实支撑。

当时，报社的物质条件极端匮乏，为了把报纸办好，工作人员想方设法筹集资金和办报器材。根据地自产的纸张用完了，大家便冒着生命危险从敌占区秘密购入；无法自给的印刷铅字、油墨、火油等关键物资，则经地下交通线从上海等地采购输送。在这样物资紧缺、补给艰难的困境中，《新华报》始终以亲民的定价面向根据地军民出版发行。

在通联工作方面，华中各级党组织、新四军军部自上而下普遍设立通讯员，战略区党委、新四军各师政治部还设置专职通讯员负责收集稿件。根据陈毅的要求，各师首长、战略区党委负责人带头为报纸供稿，稿件由当地交通总站统一送至报社，由此织就了一张覆盖广泛的通讯报道网络，将大江南北的抗日声音汇聚到一处。在发行工作方面，《新华报》依托华中各根据地建立了完备的发行体系，不在各地区单设发行机构，由当地书店和其他报社兼负发行职责，相继设立分销处，统筹本区报纸的分发调度。就这样，一则则真实生动的消息，一篇篇带着硝烟气息的文章，从田间地头和前线战壕出发，传递到芦荡水畔，最终送到华中地区军民手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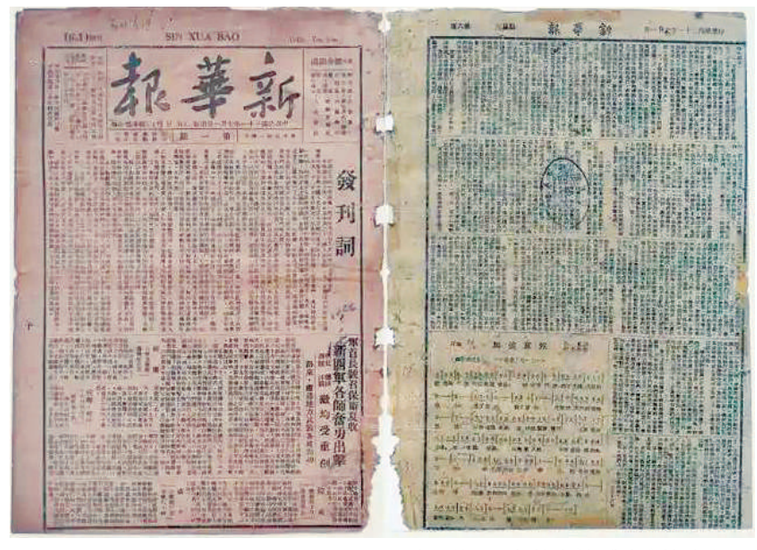
掷地有声，传阅千里

从创刊起，《新华报》在烽火中坚持出刊，在华中抗日根据地激荡起巨大的精神回响。

报纸转载和刊发重要社论、专论，如《精兵简政是当前工作的中心环节》《加强对敌政治攻势》《论主观主义与创造新学风》等，从理论高度宣传党的政策，指导华中各地的政治、军事、经济、文化和党建工作；同步发布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的重大决策与工作部署，并跟进发表社论加以阐释，保障华中各地机关信息互通、步调统一。1942年下半年，为贯彻精兵简政指示，陈毅亲撰《精兵简政文选·序言》刊于报上；各根据地开展整风学习，报纸连续刊发专论统一思想认识。《新华报》还注重报道各根据地抗日动态和军民生活，对新四军在大江南北抗击日寇的英勇事迹作了大量报道，以内容鲜活、篇幅精炼的通讯，展现各地政权建设、生产减租、文化发展等新面貌，记录敌后根据地的新人新事新生活。

报纸一送到军民手中，根据地便会掀起学习讨论的热潮。虽然《新华报》的核心读者是华中地区的党政军干部，但上到各区党委，下到基层百姓乃至外国友人都竞相订阅、互相传阅。除个人传阅外，部队和群众团体还会组织集体阅读、集体讨论，文化水平不高、不识字的同志也通过听人“讲报”的形式获取报纸内容。《新华报》的影响力很快扩大到华中地区之外，声传千里：地下交通人员将报纸秘密带入上海、南京、武汉等敌占区大城市；新四军中的国际友人还将报上的相关文章翻译成外文，通过上海的外国记者站转发至欧美和日本，扩大了中国共产党、新四军抗日救国的政治影响。这张诞生在阜宁土地上的报纸，就像抗日烽火里的一支号角，把分散的抗日力量紧紧凝聚在一起。

1942年冬，日伪军调集兵力对盐阜抗日根据地发起大规模“扫荡”，根据地局势急转直下。华中局、新四军军部为避开日军锋芒，作出撤离苏北、移师淮南盱眙县黄花塘的战略抉择，《新华报》随之停刊。此后新华社华中分社逐步发展，于1945年升格为华中总分社，《新华日报》华中版也在同年12月创刊，一直将使命履行到解放战争后期。机构名称几经更替，这支新闻队伍凝聚华中军民、服务革命斗争的精神始终一脉相承，把党的声音从阜宁一隅传遍整个华中大地，激励着军民同心御敌，直至迎来最终胜利。



1942年7月1日出版的《新华报》创刊号。

社址：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34号 邮政编码：100832 发行电话：（010）68525572 每周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出版 全年定价150元 零售每份0.57元 承印单位：解放军报社印刷厂（地址同社址）